

請看《法華經意語》第十頁，「化城喻品」：

「化城」，這個意思是變化所作；換句話說，它不是真實的，是變化的。這在菩薩道裡面它算是一個中途站，因為有一些小根性的眾生，聽說菩薩道長遠就不敢修。譬如佛在一般經典裡面常講，成佛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這個時間太長，往往就把人嚇住。實際上給諸位說，三阿僧祇劫所修的不過是藏教佛而已。你們學過天台藏通別圓，藏教佛。圓教的佛，你們看看《華嚴經》裡面，這些大乘經裡面無量劫，哪有什麼三阿僧祇劫就成就！所以心量一定要大，要有耐心。今天下午如虛法師來看我，聽說我來講經，他來看我，就說到現在人缺乏耐心。他今天談了一些話，跟我的見解完全一樣的，沒有耐心就不能成功。我們今人說實在話，比不上古大德的就是耐心，坐不住。古來大德坐在一個寺院裡面，就能夠二十年、三十年都不下山的，如如不動。所以他這個影響力太大，幾千年之後那個地方寺廟都沒有了，還有人到這個古蹟的牆角裡去拜一拜，你們想想這個影響力有多大！今人沒有這個耐心，喜歡今天跑這個地方，明天跑那個地方，心都跑散亂，縱有一點成就，那個成就是很有限。佛知道眾生的根性，所以對二乘人不得已而說化城。

【化城不實。寶所非真。為顯二非故說此喻。】

這兩種都不實在，所以佛才說化城喻品。

【前品中許三與一。】

「三」是三乘法，「一」是一乘法。

【將謂三假而一真。寧知一亦非實。一若是真。何云等賜。】

這幾句話，就是六祖大師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。諸位要記住，這是說功夫到了家的人，根熟的眾生，絕不是我們現前這個程度，我們現前這個程度來講，不但一真是實在的，三乘也是實在的。所以學大乘經典，古人常說「寧可執有如須彌山，不可執空如芥子」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最怕的是惡取空，一看到三乘是假的，一乘也不是真的，那我學個什麼？算了，我不學了。這就墮在惡取空裡頭，佛法最忌諱的就是這個。這個法是對什麼人說？是對般若已經畢了業的人，入到法華會上。你們要想想看，我們今天連阿含也沒有畢業，所以大家要記住，我們還是要老實從根本上來修學。這些都是真理，真理我們可以聞，可得而聞，難解，甚深難解。我們今天信，這是信聖言量，為什麼？我們自己沒有證得這個境界。這個境界就是禪家所謂百尺竿頭上做的事，已經到百尺竿頭，聽了這個開示之後就更進一步，就成佛了。這個佛是圓教的佛；換句話說，這是最高的境界。

【三一俱亡。指歸自心也。夫自心無朕無相。不可以智知。不可以識識。】

這兩句話很要緊，我們講見性，用識心不能見性。為什麼？識心是迷，所以叫你說離心意識。好，識心不能見性，轉八識成四智，智能不能見性？智能見性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智只能夠分破無明，不能夠把無明斷盡；換句話說，你用般若正智你可以到等覺菩薩。你要是用八識你可以到阿羅漢，阿羅漢上去用識就達不到。你捨識用智，轉識成智，你可以到等覺菩薩，不能成佛，成佛怎麼樣？智也不能要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們天天念《心經》，你想到沒有？「無智亦無得」。所以有智也不行，不但說有識不行，有智也不行。可是大家要記清楚這是向上最後一著，我們現在還沒有到等覺菩薩，你能夠用智那就很不錯，你要是能夠用智的話，在念佛法門裡面

可以念到理一心不亂，生實報莊嚴土。那個連智也不用，那是到了西方世界之後，阿彌陀佛那才去證去，我們現在距離還是太遠，我們曉得這些事情。

經裡面講的「大通智勝如來」也是我們自性佛，在此地把大、通、智、勝這些意思，都簡單扼要的給我們解釋出來，諸位自己細細的去看。

【棗柏云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無邊剎海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】

這兩句話是李通玄長者說的，說起這位長者那也真正是了不起，他是唐朝時候人。大家曉得，《華嚴經》自古至今只有兩個註解，經太大沒有人敢註，只有兩個人註。第一個註解就是棗柏大師李長者，這是第一部，第二部是清涼大師，他在清涼之前。兩個人註解的方式不一樣，李長者註解的叫《華嚴經合論》，清涼大師的叫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所以在體裁上不一樣，《合論》是不解經文，不是一句一句怎麼講法，一章或者是一大段，後面總論這一大段的意思，所以是用論的體裁。清涼大師的註解是《疏鈔》，一句一句的解釋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解釋。諸位學《華嚴》要從《疏鈔》入手，《疏鈔》通了之後，再去看《合論》，那就很有受用。《合論》是接上根的人，《疏鈔》三根普被，中下根的人都可以得利益。這幾句話就是《華嚴合論》裡面。

清朝道霈法師這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把《論》跟《疏》會合在一起，就是《華嚴經疏論纂要》，但是它合起來並不完全，摘要。實在講《疏論纂要》要是在教學裡面做教科書非常理想，因為原書實在部頭太大，它等於提要，《論》裡頭也提要，《疏》裡頭也提要，編的一部書，對於初級教學很適用。但是有這個基礎之後，還必須要看全部的《疏鈔》跟《合論》，讀《華嚴》才能夠透

徹的了解。《華嚴》教義跟《法華》完全一樣，我今天在此地跟大家講《法華經》，我能夠有點心得，得力於《華嚴》，它這個教義是相通的，都是圓頓大法，都是一乘真實法。

這兩句就是超越了時間與空間，這真正的入一真法界、一乘實相，不但識不用，智也不用，《心經》裡面講的「無智亦無得」。

《心經》二百多字，那麼簡單，《心經》裡面所講的，也是把一乘法講得圓圓滿滿，所以那是六百卷《大般若》的精華。《心經》你不要看很短，《心經》難懂，你要不懂六百卷《大般若》，你怎麼會懂得《心經》？那是六百卷《大般若》的心，那是般若中心，得到那個，六百卷《大般若》都得到。《心經》一開端「觀自在菩薩」，觀音菩薩與我們的緣分實在太深。今天如虛法師也跟我談到，學要專攻，跟我的看法是一樣，要學一樣。自古以來，這些有成就的、對於歷史有影響的，不但對當代有影響，影響到千年萬世都是一樣東西，專攻一樣東西。我們從近代兩個居士，一個是江味農居士，一生專攻《金剛經》，你們在《金剛經講義》序文裡面去看，他在《金剛經》上差不多用四十年的工夫，寫成這部《金剛經講義》。今天我們談到《金剛經》，他的《講義》真的沒有話說，權威，念他這個《講義》就夠了。他把古今的這些《金剛經》註解統統都看遍，四十年時間就用在一部《金剛經》上，成為《金剛經》的專家。

今天如虛法師非常感慨，講佛學院，談到佛學院老師的問題。他的見解跟我見解完全一樣，我上一次跟洗塵法師也是談這個問題，就是希望這些佛學的老師專攻，一個人專一樣。佛學院與佛學院要聯合起來，聘請老師聯合起來，譬如專門講《金剛經》，這一個星期在我這裡講，下一個星期在別的佛學院講，全台灣佛學院講《金剛經》，就請他一個人，他輪流去講。他自己是《金剛經》專家

，當然有心得，學生也很能得受用。講《法華》的專門講《法華》，講《彌陀經》的專門講《彌陀經》。教學的專門管教學，什麼事情也不要叫他去幹，這個星期甲佛學院，那個星期在乙佛學院，再下個星期到丙佛學院，他一個佛學院去住一個星期，這一個星期課統統集中，都上他一個人的課。這個方法好，實在是好，他自己也能夠專也成就，也不至於那麼辛苦。他現在到福嚴精舍去教書，一個星期去一趟，很苦，他告訴我，苦得很！他是福嚴精舍畢業的，找他去上課，他不去也不好意思，他在那裡住那麼多年，那個地方與他有恩。所以說這是制度上的問題，能夠所有佛學院的主持人大家開個會，我們聘請老師商量這個辦法，老師也自在，不用一個禮拜又要跑這裡、跑那裡，辛苦得不得了！他也希望一個禮拜住一個地方，住在那裡自自在在的住一個星期，好好的自己教學、讀書。否則的話，師資永遠是個大問題，師資有問題，我們的教育不會成就，就辦不好，我們的光陰也就會空過。所以這樁事情，真正是要認真來考慮。這也是我給諸位勸勉，功夫將來要用在一部經上，譬如現在佛學院樣樣都學，這是基礎常識，佛學院畢業出去之後專攻一部。

李長者註《華嚴合論》，有一段不可思議的神蹟，他註《華嚴合論》的時候年歲已經很大，《華嚴經》沒註解，他想給它做個註解，找不到適當的環境。他到山上想去找個地方，山上碰到一隻老虎，別人看到老虎嚇死了，他看到這個老虎，他不但不害怕不走，他把老虎叫到旁邊來，「我現在要給《華嚴經》寫個註解，沒地方，你替我找個地方去。」那個老虎點點頭搖搖尾巴，好像意思講你跟我來，老虎前面帶路，長者就跟牠一道去。結果走到深山裡面一個石頭洞，那個洞就是老虎窩，裡面有好幾頭老虎都在裡面。李長者到那邊去，老虎搬家搬走了，把那個洞讓給他，他就在那個地方

進行。一個人到那個地方去就很奇妙，就有兩個年輕的女孩子到那裡來問訊，以後就照顧他，每天到時候給他送飯，給他送菜，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，他所需要用的紙張筆墨統統都給他預備好，就來了這麼兩個人，來供養他，經註完之後，這兩個人就不見了。問附近村莊上都沒有，都不知道，都沒有見過這兩個人，天人來供養，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李長者住的那個山洞，那個古蹟至今還在。以後有人說那兩個女子大概是龍女，前面有個小池子，她們進出都是在那個池子裡，這是龍女來護法、來護持。這是在《神僧傳》裡面有這麼記載，他是示現在家居士身；清涼大師則示現的是出家身，一生講《華嚴經》五十遍，實在是了不起。

《華嚴經》我講過一次沒講完，我差不多講了將近一千六百個小時，《華嚴經》大概講了五分之三，我估計這一部經講下來至少要二千五百個小時。你們想想看，你們這個佛學院三年課程總共有多少小時？我那個講法還不是很詳細的講。像我過去講《彌陀經疏鈔》講過一遍，四年講下來，也不是詳細的講。我那個時候給他們說，我如果要詳細講的話，我有能力講八年。但是時間太長，我們跟日本人打仗才八年抗戰，怎麼八年講一部《彌陀經》，這是太不像話，四年就很快。這次我們圖書館講的是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，我們是每天講，我希望一年能夠講圓滿。但是現在看這個樣子圓滿不了，恐怕得要兩年，每天講一個半鐘點，大概兩年才能夠講完，這一部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。經義完全通達了，修行就沒有障礙，這個時間值得，就是花上四年聽一部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，值得，為什麼？我淨土的理論通達，我念佛障礙就少；路子不明，修行就發生障礙，就得不到力量。

所以我們看看古人，看看今人，一生專攻一部經。小部經的也有，像周止菴居士這也是民國初年人，他一生就搞《般若心經》，

《般若心經》二百六十個字，你們今天看看周止菴居士的《心經註注》。他的註解這麼厚，十六開的大本子，字不大，沒我們這個講義字大，他用了多少年時間？也是四十年。初稿初版寫成之後，是二十年寫成，以後又加以修訂，最後出版又隔了二十年，四十年的工夫用在一部《般若心經》上。我們今天談到《心經》，它是權威的書，功夫不深哪來的成就？你看世間學問，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，你們看看劉寶楠父子兩代七十年，完成一部《論語》的註解；焦循的《孟子正義》也是父子兩代，也大概差不多有六、七十年完成。所以他們這個註解就是權威性、代表性，你要想以後讀《論語》，就不能不讀劉寶楠的註解；你要讀《金剛經》，就不能不看江味農的《講義》。

好高騖遠，拉拉雜雜搞了一大堆，在一生當中沒有什麼成就。你們看圓瑛法師的法彙有那麼多，但是你要曉得，圓瑛法師真正的東西就是兩樣，他一生當中《楞嚴經》、《圓覺經》，那是他真正的東西；其餘那些小部經，都是人家請他講經，隨便寫的講記。圓瑛法師二十幾歲出家的時候聽《楞嚴》，功夫就用在《楞嚴》上，一直到七十幾歲的時候才寫成講義，你想想看，他這個功夫用得有多深！他在上海那個時候辦的佛學院，就是楞嚴專宗學院，白聖法師就是那個學院的學生。他那個學院可想而知，就是一部《楞嚴經》，專宗，楞嚴專宗學院。他自己是專門研究《楞嚴》，又辦楞嚴專宗學院，每天給學生們講學，這個功力多深，到晚年寫成《講義》。所以我們今天讀《楞嚴經》，那你就沒有辦法，你不能不讀圓瑛法師《講義》。《法華經》也給諸位介紹一位大德，那也是一生的精力用在《法華》上，把各家各派的，天台的、賢首所講的《法華》，甚至禪宗裡面講的《法華經》，都參遍了，最後寫成這部講義叫《法華經大成》，意思是集《法華經》註解的大成。像這些註解

都變成權威性、代表性。

我聽說你們學院裡面，有不少同學都是想學《法華》，也來問我怎麼個學法。如果說真正學《法華經》，給諸位說，不但那個經要背，《法華經大成》要背。你不要一聽說嚇倒了，你要想做一代祖師將來弘揚大經，你連這點能力都沒有，你還搞什麼？你什麼都不要搞了。你今天遇不到知識指引，扎根打基礎就是背誦大經，基礎深厚了，遇到善知識幾句話給你一點豁然大悟。你們看《六祖壇經》這裡一個例子，法達禪師誦經三千部，諸位要知道，誦是背誦，不是看著本子，看著本子叫讀。你們現在叫誦經哪裡是誦經？是看著本子在念，那是讀經不是誦；誦是不要本子，背誦。法達禪師，你看人家《法華經》多熟，他已經背了三千遍。從讀，讀到背這個階段不算，全經都背下來，從這個時候才開始算，一天背一部，一天背一遍，把全經背一遍。三千遍你們想想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十年三千六百天，三千部是十年的工夫。有這樣的基礎見六祖，六祖輕描淡寫幾句話，他就恍然大悟，開悟。如果他沒有三千部《法華》的底子，六祖怎麼給他說他也不會開悟！所以諸位是不怕不遇善知識，怕的是遇到善知識自己肚子裡什麼都沒有，空過了。

我在前面提示過諸位，李老師古文好，詩做得好，有些學生想跟他學古文、學詩，他就問他，「你來學古文，你這古文能背幾篇？」這一問就問住了。李老師說：「你肚子裡頭要不能熟背五十篇古文，你沒有資格學古文。」見到他也枉然，他沒有辦法教。你想學做詩，你肚子裡頭要沒有三百首唐詩，你也沒有資格談詩。這樣一問，大家都傻了，就沒有辦法。所以，這個不背行嗎？世出世間法一樣的。諸位背誦的年齡過去，現在再幹的，亡羊補牢還來得及。你肯花上個兩年到三年時間來得及，背一部《法華經》，真正學《法華經大成》的話，三年完成，是可以做得到。你看海仁和尚教



學，背《楞嚴經文句》，就是蕩益大師的註解《楞嚴經文句》，連經文帶註解統統要背，這是你真正學《楞嚴經》。不過我們的看法，跟老和尚看法不一樣，我們要背的話，寧願背交光法師的《楞嚴經正脈》。蕩益大師確實是不錯，你看《彌陀要解》，那真是《彌陀經》註解是第一把手，可是他的《楞嚴經》，裡面不曉得他怎麼搞的，他好像還是有一點天台宗的成見。我們客觀的看法，《楞嚴經》的註解還是交光大師，那是個標準註解，是個好註解。可是古人的註解都深，你看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深入淺出，對於我們現在初學的人來講，那是再好不過。所以你學東西，不背註解那怎麼行？要吃苦頭、要下苦功。跟我來的，也有幾個人學《法華經》，他每天在外面一天念一部《法華經》，那是在家居士，一天念一部《法華經》。所以我們看看別人，想想自己，我們怎麼個學法？這些地方不可不知。我們自己是不是甘心情願這一生就這麼空過？還是要發憤圖強出人頭地。這一品的大意，諸位自己去研究。末後說出來：

【大通智勝。一心也。十六王子。八識也。識本唯八。各具事理。】

理八識、事八識，所以有十六。我特別把這些句子念出來，就是告訴諸位，一切佛經無不是表法的，無不是說我們自家心性。你要不懂這個意思，你就沒有門可入，開經偈裡面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你就不解如來真實義。處處都是講我們的心性。

【智積。心本無為。識則無所不為。】

體上是無為，從體起用則無所不為。體是理，用是事，事者理之事，理者事之理，理事不二，這就是一心。

底下提出兩句修行必要，一個就是「以識觀心」，一個就是「以心轉識」，這兩句話可以說把我們做功夫的要領完全說出來，既

簡單又明瞭。

【如來權說寶所。】

著重在權說。

【破彼執情。】

這是權說的義趣。

【化城若出。寶所無方。但曰在近。若悟自心。成佛尚不可得。何聲聞菩薩之可分哉。】

這是把真實的情況全給我們顯露出來。成佛是對未成佛說，就是我們從比喻上來說，譬如我們有病，健康是對於病痛來說。如果病沒有了，那個健康也沒有意思，健康也沒有了，健康是對病相對而建立，沒有病怎麼顯得有健康，沒有健康怎麼會顯得有病，互相顯現的。佛與眾生也是互相顯現，因為有眾生才顯示出有佛，有了佛才顯示出眾生。眾生沒有了，佛到哪裡去找？佛也沒有。這是禪家所謂「兩頭坐斷」，是達到這個境界，這是完全真實的境界。你要是真正悟了自性，大徹大悟之後，佛都不可得。《心經》後面講「無智亦無得」，智是能證之智，得是所證之果無上菩提。到這個境界，能證之智沒有，所證的無上菩提也沒有，這個我們叫做究竟證。佛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第一句告訴你圓滿菩提，第二句接著歸無所得，為什麼？本來如是。所以經文一開端「如是我聞」那個如字，是真正是妙極了，你到如來地的時候才恍然大悟，這個如是妙！一個字，就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所說的妙法統統都包盡。一個字，放在經的前端，我們哪裡曉得這個用意？放在前面，佛所說一切言語，與這個如都相應，都是通達這個如，如就是自性。下課。